恩福堂課藝

泰雲敬藏

V
K7 12.86
Y58

恩福堂課藝 下

李靜庵先生西訂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

道足以平天下未可易言得也甚矣平天下之自有大道也特難乎得之耳示之以忠信君子可不慎乎且夫平天下者一身立萬民之上將以順天命而合人心何恃乎恃乎道而已矣蓋非易得者天命惟道可以感通甚難得者人心惟道可以感應於以見取道之原端在為上者之懋厥脩焉耳如理財用人其效及乎天下其責在乎一人吾是以重有念於平天下之君子焉君子志存廣運而四海之大六合之遙紛然而難理其所以能與天下相安於中正者操術為有原也君子念切化成而庶類之多人民之廣雜

然而難治其所以能與天下相適於蕩平者綏猷蓋有要也無他
恃有大道也夫大道豈易得者哉大道而精言之與性命相孚而
準以慰下流待澤之殷則其量自裕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道
之所為簡而該也此何容襲而取乎古人遠撫長馭悉本於兢業
之小心虛中以治而欲立欲達審於已者無不周稱物以施而爾
宅爾田體於人者無不遍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用此意
也而以建君師之極庶不致與道扞格耳大道而廣言之與天地
相參而奉以課薄海嚮風之效則其用自宏鼓舞而盡神推行而
盡利道之所為公而溥也此豈能強為合乎古人養欲給求幾竭

夫宮庭之睿慮事無論巨細慎始圖終殫心於展布地無論要荒
類情通德曲致其殷勤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即此意也
而以端治化之原斯不患望道未見耳忠信以得之有必然者蓋
道得則天命因之而得試思冥漠之中求莫求寧久已勞其眷顧
有能合於道者天命即予之而不吝也明堂有夙夜而社稷有貞
符惟得道者之膺受焉耳所以天休滋至而無逸陳書用戒夫一
人之敬德道得則人心亦因之而得試思畿甸而遙一弛一張久
已詳為視聽有能體斯道者人心即歸之而不疑也黼座凛幾康
而海隅享樂利惟得道者之誠和焉耳所以孔邇興歌而緝熙罔

552981
SCR 130 '39

懈遂傳為百代之憲章不然道不可得而天命人心又何待言吾願乎天下者三復乎文王之什康誥之篇而奮然興皇然懼也

雖曰未學

以未學目敦倫者亦人以為未學而已夫世固有未學之人乃以敦倫者當之果可以未學為定評乎且儒者無滿足之心即耳目見聞之所及每退然自以為未學焉顧責已貴求其備而持論無取乎苛自斯人相尚以浮華而空疎之誚反加諸敦篤之儒則人之多言有不能禁者矣如君親賢友各盡其誠豈得望之未學者乎吾嘗見世之未學者矣入則無水源木本之思未學古孝子之報德也出則無鞠躬盡瘁之誼未學古純臣之靖獻也遇名賢而弗致殷勤對良朋而或欺然諾未學古君子之見賢思齊久要不

忘也若是者是真未學之人也要豈所論于能盡其誠者哉獨是
章句之士潛心於記問自以為淹博古今見有講求庸行者遂以
為分其誦讀之心即好古之未專也夫未學似不可概論矣未學
事君者豈并未學事親未學親師者豈并未學取友今乃舉而槩
之曰未學一若庸行之外別有功修而輕以相量者不自覺其言
之無稽也標榜之徒役志於聲華自以為風流儒雅見有敦崇名
教者遂以為執其迂濶之見即入世之未工也夫未學亦自有專
屬矣將毋未學事君抑亦未學事親將毋未學親師抑亦未學取
友今乃統以屬之曰未學一若名教之中無關德業而妄以相議
者不自顧其言之相襲也世豈有以寢門之問豎殿陛之拜颺目
之為未學者乎乃前之人仰而慕之後之人眇以視之此以見愛
古而薄今本恒情之通患則雖嘖有煩言在身受者亦坦然處之
不必辭孤陋寡聞之誚世豈有以杕杜之好賢風雨之懷友指之
為未學者乎乃聞其事傳為美談見其人視為末節此以見貴耳
而賤目亦末俗之常情則雖隨聲附和在身受者亦夷然置之原
不矜博聞强識之名噫學校舉野處之秀而城闕有佻達之風讀
聖賢書所學何事吾願表而揚之以勸天下之無忝于大倫者

管仲之器小哉

論霸佐之器聖人深有惜焉夫夫子之稱管仲數矣而茲獨論其器而小之豈非深愛其人而又為之深惜者乎嘗思千古大有為之人必有一世不可及之槩其度量之恢宏迥超乎流俗非尋常意計所能測也乃若名高列國事業在人耳目之間而統究其本原不能滿天下後世之願吾今者不禁穆然有感于管仲矣仲為海岱間之良佐作内政而寄軍令羣仰殊猷而懷遠招攜之說與夫牧民乘馬諸書又皆實見諸行事其才遠出乎甯戚隰朋之上仲為春秋時之名卿脩朝聘而戢兵車共推偉績而伐燕征楚之

謀與夫封衞遷邢諸事又皆雄長乎羣侯其功豈獨在姑尤聊攝之間世之稱管仲者孰不震驚于管仲之才管仲之功乎而吾獨有異乎其器也古君子裕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之藏如江海焉容納百川任為挹注也故雖伏處自安人未嘗不推而重之曰偉哉其器古大人具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量如覆載焉範圍萬物相為訢合也故雖風流既邈人未嘗不愛而慕之曰卓哉其器若管仲者何足以語此哉小哉脫于堂阜而鮑叔薦之于君殆謂其器之勝于高國耳而豈知不甚相遠也想當年緩關市之徵通魚鹽之利斯世之想望風采者若何其鄭重而無如器實限之矣夫悠

悠莘渭之下起而應幣聘之求斯何如卓越哉吾恐管仲對之有慚色耳釋之纍囚而桓公用之為相亦冀其器之足任國家耳而豈知無所表異也想當日奪駢邑以養賢築穀城以褒績齊國之愛慕芳徽者方致其尊崇而無如器則域之矣夫登登版築之間出而任秉鈞之重斯何如俊偉哉試以管仲較之殊見絀耳方其出而圖君之際仲固躊躇于滿志自命非常今日久而論定之餘吾又想見其為人偏多餘憾管仲之器小哉

子曰不患無位

聖人示人以不當患者無位其一也夫位不易居也而徒曰無位則何足患乎子故以不患戒之且夫人奔走形勢之途者大抵營情于通顯而惟恐好爵之不我予也不知富貴在天原非人力所能强窮通有命亦非智計得為功必於此中役役焉將令有用之精力盡消磨于仕宦之胸則為聖人之所深戒矣夫子見人之荒其本圖而輒馳騖于外也所為慨然曰今之學者每希冀于不可必之數殆非一端而位即其所汲汲者也朝廷之設官有典公孤卿尹皆為不可少之人而位乃建焉夫非徒示殊榮也而淺見者

第誇登進之隆國家之列爵多端錢穀兵刑各有不可曠之職而位乃備焉夫固未可濫邀也而希榮者每有夤緣之念吾見其急欲有位也撫貧賤而傷心必藉顯榮而滿志行險徼倖不勝其自媒自衒之心雖爵禄本非固有而百計以圖之絶不憚煩焉吾見其惟恐無位也望冠裳而生羨欲辭畝畝而升庸奔走曳裾不勝其或輓或推之願雖事權終不我屬而一志以營之仍不稍悔焉是蓋日以無位為戚戚也而亦知無位固不當患者耶操馭貴之柄者惟君賢則世官不賢則世禄聖天子推恩卿佐悉本大公豈其于學校之所升任情為予奪試觀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其選擇之切未嘗野有遺賢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則瑜不掩瑕瑕不掩瑜固有明徵矣而何必患也任進賢之職者惟相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賢相臣汲引人材不拘常格豈其於茅茹之宜拔轉辱諸泥塗試觀臯夔伊傅呂周之為相其羅致之殷每使賢不家食朝進一人焉拔其尤暮進一人焉拔其尤則或出而長或入而治自非可强矣而何必患也嗟乎人孰不思遇合而窮通有數不必冀素絲良馬之情文人孰不願尊榮而聘幣相加亦當計拜獻先資之學問所以立乎其位者宜何如也而徒以無位為患哉

子曰女器也

許賢者以器所以嘉其有成也夫人而至於器非易得也夫子以是許子貢殆深信其材之有成乎嘗思儒者挾有為之具而聖門無無用之材此固可為及門諸弟子信矣第未經函丈之品題則不能深信於一已即不能共白於同堂而偶然之酬對片言可以論定其人者如夫子之許子貢是已日者子貢以賜也何如為問夫子曰吾固熟悉夫女吾且還念夫女辭尋盟而却吳敵久已見重於鄰封而以億則屢中之才藏修有素固不可與僅能有造者等量而觀請束錦以歸衛君亦曾誇美於宗國而以可使從政之

量精進無方固不得與坐歎無成者同日而語今夫天下之適於用者非器也哉古君子學有實效大可以持天地之變細亦能屈萬物之才其所以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者恃乎其器也天下所以尊之為模楷古大人道可匡時用則功在一時舍則功在萬世其所以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者裕乎其器也天下所以奉之為典型若女固自有女之分量也女器也卓然于億萬庸衆之中而獨成為器器亦胡可易言彼泛騖者不成一技之長孤陋者適為可棄之物想女天資高邁而又益以師友之薰陶是豈無可表異於世者所得而幾及哉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此吾之厚望於女也

超然於什伯儕偶之外而無忝為器器亦何容倖托彼懷才者可以自効其能抱德者豈至或窮於用想女志趣疏通而又加以禮樂之陶淑此固非無所見其長者所得而比迹矣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是吾之有待於女也以女之從學有年而詣力所臻迥殊乎迂濶亦可知肄業之勤非無進境女之修途方遠而規模所具早越乎恒流則繼此日新之效又豈無憑夫子之許子貢也如此子貢可以自信矣而子貢又不能無疑矣

何以謂之文也

詢衞大夫得謚之由若未解所謂焉夫謚莫重於文也得之者必有所謂此子貢所以欲核其實于孔文子哉且夫士大夫身後之名在乎人君之一言以為千古之定論故後人思其謚可想見其人焉乃若人得美稱而未嘗大有所表見夫豈虛聲之可盜乎抑亦當日之鄭重以相加者或別有命意之所在也吾不禁有疑于孔文子之得謚為文矣立朝任事之人有謚以表生前之實跡故凡百有位莫不得邀一字之褒然謚而以文固人君所不輕予者也顯忠遂良之典有謚以為後世之觀摩故凡在名臣原不待有

易名之請然謚而稱文亦人臣所不易得者也蓋謚之中莫重于文而文之必有所謂也明矣嘗觀列國之大夫有謂之康者矣有謂之平者矣有謂之宣者矣皆不得謂之文蓋其人之事業本屬尋常斯盛名難居耳而文子獨以文名意其德行人品必有大過人之處非列國之大夫所可比擬者乎而果何以也嘗考衛國之大夫有謂之武者矣有謂之莊者矣有謂之桓者矣亦不得謂之文蓋其人之勲猷未能俊偉斯嘉名莫錫耳而文子竟以文著意其英華風采必有不世出之奇非衛國之大夫所得跂及者乎而又何以也衛之君有文公者衣則大布冠則大帛敬教而復能勸學務材而并可通商謂之曰文誠無愧矣而孔大夫之生平未有所建立何以與文公之謚並稱焉衛之臣有公叔文子者升僎于公為粥與餓修班制而四隣能交聽國政而社稷不辱謂之曰文實不忝矣而孔大夫之從政不聞有高勲何以與公叔文子之謚媲美焉在今日傳為美談覺家乘所垂誠足增菉竹淇泉之色想當年節以壹惠則司勲所載豈徒為簪纓世族之光賜求其故而不得也敢以質之夫子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　兩章

聖門多有用之才權門有難致之士焉夫三子才優于從政閔子義不臣季氏一深許之一婉拒之不可並紀哉且夫人之行藏不同有贊襄朝廟之人即有肥遯山林之士蓋才志所限不可得而强也乃若吾黨多才忽動他人之物色或器識為師友所深許或性情非權勢所能縻則待用之才與不屈之志有非當事所能測者昔諸賢之在聖門各有平生之蘊蓄以俟藻鑑者之量能而使固非尋常一官一邑才也才力聰明專長有在然此日懷才未仕誰知内抱之宏深人民社稷勝任何難然吾人抱道自高豈屑權

臣之羅致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康子何足以知哉宜其遁以從
政為問而未敢遽信為可也若夫閔子騫者以德行稱費宰之使
自謂得人矣而託以善辭並戒其復來拒之以汶上又豈季氏所
及料者乎局量闊乎遠大嘉許不徒形跡之膚故或任重而利害
難搖或處世而周流無滯或遇事而敏慧多能推其道可以治平
又何難長百寮焉徵聘來自朝廷彈冠方慶遭逢之盛乃欲强就
焉而不甘隱忍欲姑許焉而又患重來欲堅却焉而不遑寧處探
其心實難復挽又安得為强起焉而吾于是知三子之才為不可
及矣天地民物之理縱未能統貫其源流而使之以一官効能于
王國何憂曠職也假令康子能用三子之才而銓衡所及用其所
長則宗邦之政令煥然聿新豈非三子之所躊躇滿志者乎而吾
于是知閔子之志為不可强矣杏壇洙泗之間豈不願常安其誦
讀而使之以一邑受爵于私家何辭遠去也假令季氏深察閔子
之志而揚薦于朝身為之勸則汲引之休風于斯復見當亦閔子
之所慷慨自許者哉甚矣三子之才並優于從政閔子之志不屈
于季氏故三子中季氏得臣其二而閔子終未見用于世也

孔子曰才難

才有未易得者可以徵之古語矣夫既稱之為才自非易得者也是以夫子論才難而為徵之古語與且夫吾夫子以才望天下久矣故嘗於仲弓之問政示之以舉賢才豈非需才之亟而以得人為慶哉第才亦何可概論也有可以小用之才即有可以大用之才小才多而大才少每不足以愜愛才者之心古今人所為後先感喟焉耳日者夫子嘆才之不可多得也為慨然曰世秖知才之為貴也亦知才固何如者耶天地秀靈之氣鍾于人而才以生焉當其抱膝長吟規模已遠也是蓋積數百年之精華所聚而後有

特出之英豪辟雍鐘鼓之靈淑于人而才以成焉當其彈冠相慶展布方長也是蓋經數百年之學校所興而後有超時之俊傑以此論才豈非難得者哉吾不禁穆然于古語矣間嘗觀于相士之君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要不過以其人之較殊于庸衆而使之職要職詳究不得謂之才也則亦何難之有夫所謂才者為天地立心為生人立命舉凡國家艱鉅之圖何莫非仔肩之在我聞風者未嘗不殷然嘅慕以為庶幾接踵而生焉而無如其難也在古人已昧昧思之矣又嘗觀于好賢之相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要不過以其人之有志于功名而任之一官一邑更不足謂之才也則亦何難之有夫所謂才者處經事而知常處變事而知權舉凡宇宙事功之會何莫非負荷之在身尚論者未嘗不緬厥謨猷以為庶幾比肩而立焉而無如其難也在古人固振振言之矣或謂才之見也俟乎時夫苟未際其時則或在山之巔或在水之湄固宜其伏而不出也乃明明有可駕之時而茅拔茹連亦若為易盡之數豈得謂時之難也歟或謂才之顯也由乎遇夫苟未逢其遇則或辱于泥塗或屈于短駆固宜其鬱而不光也乃往往有非常之遇而言揚行舉終莫慰羅致之情豈得謂遇之難也歟在古人創為是言早已洞悉乎才之源流

不嫌于過激在吾也複舉其說亦且潛究夫才之聚散深信其非誣不其然乎試觀于堯舜文武之時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惟鳥知幾所以遠害也蓋舉與集鳥之常也然舉有由舉集不輕集豈非識炳於幾先乎今夫幾之係於天下也重矣易曰知幾其神又曰見幾而作幾之所在趨避乘焉避則每患其遲道在受之以夫趨則每患其驟道在受之以需試即徵諸鳥之舉與集焉夫鳥之為物也飛必戾天息必擇木自適已意而已雖然亦嘗思其有不能不飛之勢不敢遽息之心乎使其溺於所處流連而不忍離盱豫之悔所不免矣然而鳥不若是之愚縱無矰繳之當前而顧盻之間早已驚心而惕目則其舉也固無所用其徘徊也色斯

舉矣吾以見其志之決焉使其急於求安鹵莽而不暇擇壯往之凶所必及矣然而鳥不若此之惑縱無彈丸之可慮而翺翔之際早已審視以求全則其集也斷不敢輕為嘗試也翔而後集吾以見其籌之熟焉化育之流行見端於物類無端而忽舉無端而忽集淺見者以為羽族之常而要豈委心以任乎去其危機就彼安土亦可知身世間不盡坦途彼昧然以往者自貽伊戚也後雖悔之而何及也神明之默運不設以成心既舉而復集既集而復舉達觀者以為化工之妙而豈知定計於先乎惟其憂虞是以暇豫亦可知宇宙中非無樂境彼灼然不惑者變動不居也預為防之而甚裕也我孔子所為日擊山梁之雌雉而悠然神往也歟

如會同

禮有會同之典賢者懸擬其事焉夫曰會曰同各有其禮也公西華欲言己志所為繼宗廟而懸擬之與嘗思聖王之世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蓋欲常常相見也第相見之禮不一相見之名亦不同朝宗覲遇而外有別之為會同者誠以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禮之所係在此矣興天討以伐有罪則必為壇於國外以待羣侯此會之名所自昉也統六服而効媚茲咸待施政於王朝而恐後至此同之名所由定也今日者東周守府諸侯不朝會之典不復舉矣此何以肅侯度而示王章夫有苗弗率尚帥羣后以徂征較諸

會于温會于首止會于葵邱徒恃夫號召以糾合者相去何啻倍蓰也赤所為神往於塗山之玉帛也今日者時巡已廢肆覲已虛同之禮不復見矣此何以示後世而親邦國夫駕言徂東尚為選徒以行狩較諸同盟于亳同盟于馬陵同盟于平邱徒尚夫要約以聯屬者何可相提並論也赤所為志切於東都之車馬也事之荒遠莫稽者原難期於驟復如會同則固舊章可由也無論執圭執璧皆得就旂而立瞻乘龍建旆之光屬在藩侯其敢隕越以貽羞哉事之適逢其會者自難期于再見如會同則固方册所存也無論同姓異姓莫不秣馬而來觀玉敦珠槃之盛凡茲列辟何以無忝於譽處哉赤思當此之際君臣各就其位禮樂交錯于前所行者皆先王之事所服者皆先王之服雍雍乎何其盛也願為小相焉是赤之志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

因言而知其難聖人設為或然之想焉蓋為君之難未易知也乃因人言而知之子所深冀焉而不敢必者乎今夫堯舜三代之為君其所以兢兢業業無敢或失者惟自知其所處之難也第知亦何常之有有聰明天亶不待啓迪而自明即有覺悟漸開必待箴規而始奮蓋以芻蕘之詢而惕氷淵之志固已迥殊于昧然罔覺者矣為君難為臣不易人為是言殆欲為君者之知其難耳夫為君之難不可不知者也而為君之難又未必盡知者也難莫難于建不世之殊勲以昭垂奕世而或不計夫利害所關貿然以從事

識者早譏其壯往也第旁觀洞悉其艱深而當局適滋其回惑古今來志士憂時慷慨而談當世之務未始不計深慮遠灼見其源流而其君若為弗知也則不可謂知之非艱也難莫難于紹先王之世德而率由舊章而或蔑視夫祖宗之訓以為不足法識者深憂其蠱惑也第在下致慨于無窮而在上執迷而不悟古今來蓋臣當國從容而上大寶之箴未始不慎始圖終熟籌其本末而其君自謂已知也則安望其知之不惑也如以人言之愷切而憬然于天命人心不可以倖得則若蹈春氷若履虎尾胥于知肇其端而端冕凝旒何敢或萌夫玩易如以人言之勸勉而瞿然于小紀大綱不容以叢脞則無敢戲豫無敢馳驅悉于知操其要而嚮明出治何時不容于糾繩蓋前之哲后尚云罔伏嘉言況後之人君尤當勤于延訪興邦之兆或在是與

文之以禮樂

學尚中和而才德俱善矣夫中者禮之本和者樂之原也文之以此而才德不幾于俱善乎今夫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而身為度聲為律所以表率羣倫使之範圍不過也蓋人雖有才德之可取而不陶淑其身心則無以免偏倚之弊即無以免駁雜之譏正無容自恃其所長而制作之燦陳竟未遑肄業及之也有如兼四子之長美哉始基之矣猶有待于文之也夫文之果何以哉昔先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貴賤嚴其辨顯微協其宜多寡隆殺殊其制夫豈僅示人以升降上下周旋揖襲而已哉蓋禮減而進

以進為文也文之而義取諸稱則以禮之稱為次者慎措施乃無
或不稱矣文之而義取諸時則以禮之時為大者觀常變乃無或
不時矣彼未習于禮者輒以經曲之昭垂為繁苦斯人之事由是
而窮理莫決是非之當然由是而養心或為物欲之牽引由是而
力行不無得失之紕繆由是而泛應難免多寡之差池欲求其中
也得乎必也著誠而去偽增美而釋回所謂致禮以治躬則莊敬
莊敬則嚴威而知廉勇藝之悉協於中焉耳昔先王以六樂防萬
民之情而教之和清明象乎天廣大象乎地小大終始象乎行夫
豈徒引人以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而已哉蓋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也文之而去其所凝滯則以樂之合同而化者觀其深而凝滯俱
消矣文之而暢其所敷施則以樂之迭相為經者博其趣而敷施
益遠矣彼未嫺于樂者輒以聲容之美善為師胥所掌之端由是
而論知每流于苛察由是而論廉每失于矯厲由是而論勇每蔽
于血氣由是而論藝每傷于便巧欲求其和也得乎必也獨樂而
不厭備舉而不私所謂致樂以治心則易直易直則久安而知廉
勇藝之並得其和焉耳若此者雖未必踐形盡性如聖人亦庶幾
可為成人矣

子曰勿欺也

為事君者正其本當先自盡其心焉夫人之事君于心少有所歉是即欺之也示之以勿欺子蓋為事君者正其本云且夫人策名委質以事一人非徒奔走趨承而已也固將夙夜匪懈勤相國家致其身于吾君而無所私即盡其心于吾君而無所歉非然者好爵是縻而鞠躬盡瘁置若罔知則先自有所愧於中尚可以言事君哉昔夫子示子路曰子問事君夫事君之所患莫甚于欺矣庸人之事君也旅進旅退未嘗不宣力于公廷而退食餘閒不勝其自利自私之念則身家之計重君國之計輕其方寸有不堪自問

者矣才人之事君也職要職詳未嘗不有功于王室而事權所屬不免存獨行獨斷之心則經濟之略有餘忠愛之忱不足其隱微有難于共白者矣是所謂欺也夫欺豈事君者之所敢出哉欺每伏于人所不及覺同僚晤對之中孰能窺察而清夜自思有一事之不可上質諸君者即抱慚于誤國欺每起于已所不及防名教尊嚴之地共切祇承而反躬内省有一念之不可上對于君者即負疚于純臣吾得為事君者正告之曰勿欺也為朝廷輔弼之臣所謂思日贊襄者莫大于刑賞乃若已之所欲即予以不次之擢已之所惡即加以不宥之刑其欺之甚者固無論矣他若兵刑錢穀或等故事之奉行或逞私心以更易則皆無解于欺也遂使當世之秉史筆者以為某也奸某也詐其所以顯耀於生前而貽謗於身後者何莫非欺之階其厲乎吾願為内臣者所當引以為戒耳為國家守土之臣所謂宣上恩德者莫重于教養乃若民心不古而諉為風俗之已漓民食不充而飾為盈寧之有象其欺之尤者固無論矣他若稅斂徵發或力已盡而猶壅上聞或財已盡而罔思入告則亦同歸于欺也將令後世之持公議者以為某也貪某也酷其所以享爵禄于一時而受斥責于百世者何莫非欺之敗厥官乎吾願為外臣者所當豫以為防耳在昔帝廷五人濟濟

同朝固中天之景運而和衷濟美殊猷悉本于至情在昔成周十亂師師共濟固太和之昌期而篤棐時忱諫草亦垂為臣節禮有之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則又為臣者所當取法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聖人示為己之學當以不能為患也蓋以人不知已為患則患其所不當患矣夫子以不能示之學者可不勉乎且夫魯論一書載夫子敎人患不患者屢矣一日者復示以切要之圖曰人之為學所以求其能也能不可以驟期則不能者不必諱能不可以自諉則不能者不可忘奈何患其所不當患而戚戚于人之不已知耶本幼學壯行之志而名不達于朝廷此固抑鬱而無聊者矣然亦思朝廷之上為德為民我之所能者果何事也吾恐其爽然若失也篤月將日就之功而名不重于鄉黨此固低徊而莫釋者矣然

試念鄉黨之中稱孝稱弟我之所能者又何事也吾恐其退然不勝也若是乎不能之當患也明甚且嘗觀于先王之敎所以勗人之能者為甚周也凡可以為身心性命之益者無弗圖也凡可以為家國天下之用者無弗備也至于纖悉繁賾之物大受者所不必經心亦使反覆求詳焉而不敢廢至其材之既成咨以謀而無所不通試以事而無所不效追論者以為上古之人材有天授焉而不可幾而不知先王所以勗其能者其敎固如是焉耳又嘗觀于聖賢之學所以自課其能者為不苟也沈潛高明可以任其質而不敢安也道德術藝可以速其成而不敢迫也即至天人身世之間所值者已迫不及待而猶遲迴自試焉而不敢輕迨其身之既出大可以持天地之變而細亦能屈萬物之才觀聽者以為夫人所挾持非關學焉而不可强而不知彼之所以課其能者其學固如是焉耳蓋有其實者自致其名若並無一長之可取而動以稱許望人是誣也吾願學者之竭慮殫心漸臻于美備積之厚者其光自遠倘或有一人之指摘猶望其姑息諒已是餒也吾願學者之朝乾夕惕益進于宏通是則人貴自强不可圖其遠而轉忽其近學當發憤原無待于外而應積於中世之為學者當求其所能而勉其所不能也

子曰果哉

聖人於忘世之人若有所深惜焉甚矣荷蕢者之心迥殊於夫子之心也目之為果豈非深惜之耶且夫吾夫子胞與為懷斯世斯民之念日往來於胸中固未嘗須臾置也乃過都越國所遇接輿沮溺輩大抵皆獨善其身不求聞達要未有如荷蕢者之置天下於度外而賦詩以見志者夫子所為嘅然曰吾聞斯人之言如見斯人之心矣君子席珍待聘原不役志於功名第使翹翹車乘下逮蓬廬此固躊躇而滿志者矣亦何必高言肥遯偏執夫獨行恐見獨言恐聞之思儒者挾策匡時本不自安於閒散即使戔戔束

帛莫賁邱園此誠抑鬱而無聊者矣要豈以辱在泥塗遂激為入山必深入林必密之想而斯人之言何其決也即斯人之心不可回也果哉嘗觀唐虞之世八元八愷師師並列豈爵禄之是戀與夫亦以中天之景運襄贊需人有不能忘情於稽拜者耳如斯人言則在山在水僅效巢許之風徽誰為敎稼誰司禮樂誰奏平成誰能宣放勲重華之德業光被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也哉又觀文武之時三宅三俊濟濟同朝豈圭組之為榮與夫亦以太和之昌期德心同一有不能自外於楨榦者耳如斯人言則居北居東空老海濱之歲月孰與疏附孰與先後孰與奔走孰與禦侮孰能使耿光大烈之覲揚常昭於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也哉衛之先有殷勤下士不憚夫造請之煩者此干旄之所為作也一則曰何以畀之再則曰何以予之雖獨處浚郊何嘗不留心建白乎而斯人乃如是其漠然也吾願溯姝子之高風而知所變計焉耳衛之先有優游自得不慕夫登進之榮者此考槃之所為美也一則曰永矢弗諼再則曰永矢弗過雖托迹澗阿亦何嘗絶意遭逢乎而斯人竟如是其恝然也吾願緬碩人之雅度而無為太甚焉耳使吾而如斯人也則兩馬一車適為多事刪詩定禮亦足自娛舉平日所謂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何時得償其素志也吾亦寧

為其難者而已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為仁有先資當虛衷以集益焉夫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皆邦之彥也曰事曰友豈非為仁之所當先者乎且自人情之好勝也典型在望棄之如遺遂無以為陶淑身心之助不知德之立也不孤師之主也惟善合朝野以為觀摩無論其有位無位皆毋容漠不關心矣居是邦也邦豈無有益于為仁者乎詰力斷無旁貸豈徒恃將伯之呼然一已之聞見無多就而正焉取則不遠易所為取象于蘭臭也聲華不盡英流豈容啟比匪之漸然衆善之取資無盡慎所與焉其益無方詩所以致詠于他山也昔先王崇浚明之

選于是乎有大夫夫以大夫之不可一例觀也其中有表異于三事之班而無愧為賢者陰陽燮理贊乎天子休明鼓吹被乎庶人豈非是邦之楨幹歟徒觀其風采言論嚴憚之心自生又況展布不窮者更足以覘蘊蓄也則必事之而後可昔先王宏庠序之模于是乎有士夫以士之不容一槩視也其間有卓越于四民之首而自成為仁者敬直義方無時或懈理純欲淨無時不誠豈非是邦之模楷歟徒觀其進退周旋鄙吝之私悉化又況純粹以精者更足以勗功修也則必友之而後可儒者流連方册見往代之名卿良相與夫讀書談道之人未嘗不開卷深嘉而動思齊之意然相隔於千載以後不如生同世者之形容可接尤易於薰陶吾人審察他邦聞當世之名公鉅卿與夫閉戶好修之士未嘗不聞風歎賞而興接武之思然相違於千里而遙不若居同國者之晨夕可親無煩于洄溯為仁之先資寧外是哉

其有所試矣

聖人以試為憑而所譽為不虛矣蓋既有所試則譽仍無譽矣夫子所為與共白乎今夫世之所恃以考定人材者大都震驚於虛名而不深求其實跡吾以為考定之方正不若是也即尋常舉動之間莫不有流露於無心者在其人每不及自知而反覆觀之輒不禁嘉許隨之矣吾何以有所譽哉往來酬酢之場不皆相識要不令徒矜緣飾者得邀赫奕之嘉名晉接周旋之地具有深情自不使純盜虛聲者得樹優游之雅望其有所試吾之默默可證者矣試之於未事之先既詳慎而觀其發試之於既事之後又切實

而考其成兩相試焉而隱微莫遁矣古聖人應試諸艱千古仰知人之哲試之所以不可已也而謂與世相接可鹵莽以期許哉不必違衆以作聰明亦不容徇衆以為附和蓋有所依據矣試之於纖悉之端已可以得瞻其概試之於艱鉅之事更可以得覩其全並相試焉而纖毫無隱矣古聖人明試以功天下無倖邀之賞試之所以奉為法也而謂善善欲長可率臆以稱許哉不必其德業之已成自覺其進修之不廢蓋有所憑藉矣最易試者莫若及門吾與同堂諸弟共誦弦有優於德行者有長於言語者有精於政事者有博於文學者彼其人固幾經考覈也不然吾敢以晨夕之相依而阿私所好哉不待試者莫如良友吾與列國名卿相結納在齊則有晏嬰在吳則有季札在魯則有敬叔在衛則有蘧瑗彼其人固相視莫逆也不然吾敢以應求之所及而稱道勿衰哉吾之於人可以共白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聖人立修辭之準不以多為貴也夫辭不患其少患其不能達也達斯可矣何必求多於達之外哉且夫吾夫子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其言簡而明其意微而顯即平日同堂講論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意伸於言言不浮於意也而習俗所趨徒矜文采不幾相尚以虛車之飾耶夫子所為慨然曰世之振振有辭者亦知辭果何自昉哉古大人裕經世之學發號施令不得已而發之為辭要其辭之敷於四海而咸服傳於後世而奉行者悉本至誠惻怛以發之非徒以言語感人也古儒者任明道之功

著書立說不得已而宣之為辭要其辭之頒於庠序而常昭留於簡策而不朽者俱本生平閱歷以宣之非徒以著述為工也無他達而已矣吾嘗觀於始達之泉挹彼注茲無旁溢也恍然於辭之不可泛焉夫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世固有有辭而不能達者思我之所以津津樂道者何為也哉乃言者已竭於敷陳而聽者莫窺其梗概則雖正容莊論奚益也吾願深維輯懌之義必由其中焉耳又嘗觀於四達之路此往彼來無他岐也憬然於辭之不可越焉夫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世固有欲達而不能已者矣思我之所以剌剌不休者何事也哉乃旁觀已倦於聽聞而當局未安於緘默則雖據古引經無當也吾願熟籌體要之尚無滕其口焉耳且夫辭不一端總之不離乎勢與理者近是辭必準乎其勢勢之所迫而辭乃吐焉夫亦利害所關片言以斷而已姑無論言利而不達利之原言害而不達害之要即使洞悉乎利害之故而或繁稱博引轉晦其本旨之所存何足以示人之趨避哉辭必視乎其理理之所在而辭乃抒焉夫亦是非所係一言以定而已姑無論言是而不達是之真言非而不達非之弊即使深明乎是非之端而或勦說雷同漫詡宏才之動聽何足以

啓人之覺悟哉蓋尚口乃窮當世徒矜緣飾而立誠為本吾黨不尚浮誇若是乎辭固不以多為貴也慎辭哉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欲明稱與無稱之故引詩而知富異之不敵也蓋稱非有所私無稱非有所靳也進觀詩言不可見富異之不相敵乎且夫世之品論人材者其去取之間固已審之久矣何者為輕何者為重有一定之見焉而不肯委心以任也蓋合乎天理順乎人情兼權焉而不爽其衡即專取焉而不淆其鑒如行野之詩是已今夫人之有稱有不稱者此何故哉名為常人之所好豈不欲衆口之揄揚而何以風徽既渺以來并不聞赫赫威名流傳於後世譽為志士之所輕原不圖恒流之嘆賞而何以身世云遙而後猶令人悠悠憑

吊傳誦於如今詩不云乎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超然於什伯窮困之中而目之為富富亦何可概論有為一鄉之富者有為一邑之富者有為一國之富者總而言之曰富則不過習聞習見之常也縱恃其憑藉方將誇耀於當時而詩人偏若漠焉而不顧則雖欲漫附於異者而不得也卓然於億萬庸流之外而獨成為異異亦胡可易言有為一事之異者有為一時之異者有為萬世之異者統而計之曰異則固非習聞習見之常也縱志切潛修不求震驚於當世而詩人不能淡焉以相遭則雖欲槩等諸富者而不能也前之富者已往後之富者又興接踵而生原不同異者之僅見是蓋數百年之精華所聚而異者乃一挺生天之鄭重相畀者非偶然也詩人合乎天理而棄此就彼不覺其言之委曲而分明矣前之富者無聞後之富者又泯同歸於盡自不若異者之常昭是蓋數百輩之秉彝所好而異者並不自知人之尊崇不替者非可强也詩人順乎人情而激濁揚清不覺其言之剴切而指陳矣蓋不可拒亦不可邀每定一成而不變而奚以悲亦奚以喜偏能如分以相償吾因景公夷齊之事而恍然有感於詩也

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

有不期聞而聞者聖人所深喜也夫弦歌之聲善教之徵也莞爾而笑子所為聞而深喜乎嘗思聖王之在上也所恃以敦風俗理性情者禮樂而已矣故被其教者固俗進于敦龐聞其風者亦情殷于欣賞降至春秋古制不復君子喟然有衰世之嘅矣雖然莫謂禮樂之盡廢也即莫謂欣賞之無人也曷不觀于子之武城乎且夫武城為被兵之地其俗大約以膂力為能樂于戰鬬當亦夫子所目不忍見而慨然嘆息者乃不謂洋洋盈耳恍同擊壤之遺風移人如見鳴琴之治此弦歌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其所以

陶成者至深遠矣念自青衿貽刺學校之羽籥方視為具文求與好古之深心相副者豈可得乎茲乃行旌甫駐操縵從容則乍聞之而以為掀獲者即徐聞之而更有餘味者也豈僅同于夏絃春誦之常抑其所以漸摩者非朝夕矣念自新樂遞興列國之歌謠豈堪以入耳求與三代之雅化相符者寧可得乎茲乃遠轍方停長言咏歎則甫聞之而不能淡忘者即熟聞之而彌深結念者也庶幾近于樂淑禮陶之盛吾夫子當此之際或欣幸夫黃農虞夏之隆尚不泯于閭里乎或惋惜夫文武成康之盛僅得之于鄉曲乎抑或默喜平時之厚望于此得償其素願乎皆未可知吾黨自旁觀之第見莞爾而笑云事權之不屬也期月三年幾成虛願而周流列國何日能忘富教之殷情故觸于胸臆即呈于形容並非以無心流露聊作解頤也身雖勞瘁于過都神已遨遊于盛世此固聞聲之時所為躊躇而滿志者矣聖心之無盡也刪詩正樂彌切深衷而友教四方無日而非化行之本志故蓄于內者既久斯發于外者自深初不覺有感斯通怦然動色也稅駕而彌形其暇豫傾耳而倍觸其遐思此固聞聲之後所為宛轉而見意者矣莞爾而笑非深喜所聞哉迨夫子戲之而復嘉之而後之至武城者回憶歌聲不啻餘音之嫋嫋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

聖人深惡夫飾貌者若不必論其職位也蓋色貴稱其內也以厲文其荏豈所望于在位者乎子故即小人以為譬云且夫大聖人光輝發越固無可以言語形容吾黨之善喻者往往擬而議之以為士君子之模楷而已顧盛德之容原難輕望于天下而凡百有位每致飾于作止語默之間則不得自恃其爵祿之尊遂謂迥異于細民也日者夫子為在位者警曰昔先王崇浚明之選升之司徒曰選士升之學曰俊士升諸司馬曰進士由是而為大夫為公卿夫孰非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以表率斯民者乎奈之何有色厲

而內荏者束帶而立朝廷之上蹌濟者咸欽其儼恪殷輔者皆畏其風裁色何如厲也而利害當前身家之念重君國之念輕即此表裏之不符已懸殊素絲羔羊之度服政而治邦域之中親炙者胥懷其慎重瞻仰者各凛其剛方色何如厲也而空疎無據繭絲之計多保障之計少縱使儀文之不忒何足比琇瑩圭璧之光今夫有其實者自致其名積之厚者其光自遠吾嘗讀詩至曹風鳲鳩之篇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未嘗不嘆自古在位之君子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夫是以為國之楨為國之幹置其身于民上而不疚乎于以見緣飾不可為也勢分不可恃也則試譬諸小人小人生長閭閻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羣萃州處自安其作息之常試與言簪纓之世族當必有瞿然駭者謂非吾儕所敢望耳及聞夫職要職詳者不過色厲而內荏也陽托于老成之持重陰防夫測度之方來夫固小人所不及料者矣小人性情樸實敬老為其近于父敬長為其近于兄貴貴為其近于君由中達外自率其彝秉之良試與言卿尹之芳徽當必有欣然慕者謂非匹夫所可擬耳及見夫分念分猷者祇覺色厲而內荏也顯示以大任之可勝隱掩其中懷之無術此又小人所不能服者矣嗟乎小人有志古處是敦尚以色厲內

荏為可恥而在位者何以居之不疑乎即責之以尸位目之為素
餐猶覺泛而無當也已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

從遊者失所從其所遇有足誌者焉夫既在夫子後則急欲遇夫
子矣乃遇荷蓧之丈人焉豈非會逢其適者耶且吾黨情殷遇合
而僕僕從遊非徒願為之執鞭也蓋為此負荷之重有不得已者
在耳乃有時孤蹤落落道左低徊而不速而來者偏形其暇豫徒
執其境以相觀幾疑歷聘者之勞不如執業者之逸也已昔子路
從夫子遊久矣過庭傳禮誠燕翼之良圖而事有所相關實不忍
安於几席故脂車言邁鞅掌於過都越國之間負米承歡亦家庭
之樂事而分有所當盡又何敢遯於林泉故執轡不遑追隨于兩

馬一車之際一日者從而後焉茫然失次倀倀何之東西南北之
衢通衢難尋轍跡劍佩衣冠之雅度頓覺蒼黄荒烟蔓草瞻前路以
方長遠樹孤村望德車而終杳當不免有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
感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固子路所籌之意中而迫欲一遇
者哉乃無何而有人焉度其齒則在杖國杖鄉之列觀其象不等
荷蓑荷笠之常蓋相傳為遇丈人以杖荷蓧云吾于是為子路幸
矣輪蹄絡繹之區名流接踵苟得一知己之士相接于班荆豈非
子路所藉慰者夫渭之濱有人焉兆協熊羆嘅然而應後車之載
寧傷遲暮于美人乎而此丈人者負戴不覺其勞埤遺必勝其任
則雖在問雨課晴之輩何必非同舟共濟之人或即為子路之知
己也此一遇也當亦子路所懸擬焉而欣悅者乎吾於是為子路
惜矣跋涉劬勞之會失路堪悲苟得一同志之人相逢于傾蓋豈
非子路所甚願者夫莘之野有人焉心存飈拜翻然而應三聘之
求何嘗終老于田間乎而此丈人者壯不聞登于廊廟老猶甘辱于
泥塗則意其鑿井耕田之是樂絶不計銘鐘勒鼎之為榮其必非
子路之同志也此一遇也當亦子路所遥望焉而太息者乎噫芳
躅難追不覺形神之迫而萍蹤偶值何辭訪問之勞此子路所以
有子見夫子之問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小道未必無可觀而專長者難與言博施也蓋道無所不該而從事於小者亦有可觀焉其如不能致遠何且夫道之在天下茫乎不知其畔岸浩乎不知其津涯任天下至遠之處皆其充周而無間者也顧道原虛位自人體之而有定名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即偶得其偏端未嘗不有功於日用而遂望其展布之不窮有難於强求者矣吾茲有感於小道焉本無緯地經天之志而特以一手一足効其能則所見者卑非有東漸西被之謨而僅以一技一長專其業則所願者約是非所謂小道乎詰力所臻

雖限于薄植而精神所注必見其有成若是乎有可觀也顧所貴乎道者寧惟是有可觀而已哉蓋嘗讀七月一篇于耜舉趾知時之可乘熏鼠墐戶知歲之將改他如執懿筐纘武功築塲圃納禾稼取狐狸稱兕觥與夫同婦子而饁南畝稼既同而執宮功殺羔羊而躋公堂為春酒而介眉壽何莫非有可觀者然試問何以迓天和何以開王業在豳民固日習而不察也樂達禮行之偉績豈可期之耕田鑿井者哉又嘗讀考工一冊攻木攻金斲酌而詳其制刮摩設色詳慎而計其功舉凡粤之鎛燕之函秦之廬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與夫鑠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何一非有可觀者然試問何以坐而論何以作而行在百工當爽然其若失也仁育義正之宏猷豈可責之執技事上者哉言乎致遠吾恐小道之不能不泥矣繫蒼生之望者處經事而知常處變事而知權國家艱鉅之圖悉引為仔肩之在已天下所以有治功夫悠悠莘渭之間天地民物之情久已深明其梗概故一出而四海寧設以小道置其側徒形竭蹶耳裕抱負之宏者智不屑効一官行不屑効一職宇宙事功之會莫非負荷之在身天下所以有治化夫登登版築之下帝王升降之故早已洞悉其源流故一起而萬民服設以小道參其間殊滋慚愧耳蓋志狃于近足

以課末藝而不足以立殊勲識拘于墟可以傲庸愚而不可以擬
俊傑君子務其大者遠者而豈屑營營于小道哉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觀人不外於言聖人為不知言者戒焉夫言發於中者也聽其言
而人可知矣夫子故為不知言者戒乎且夫倫類之不齊也所恃
以相為區別者在實行不在空言從容笑語之間原未可據為論
定也第著於外者要必本於中無心之流露可以觀其趨向焉非
然者傾耳聽之昧然罔覺猶欲別白其是非吾恐什不獲一矣豈
特命與禮之當知哉今夫至難知者莫如人而知人亦自有所以
也則知言尚焉人苟時觀弗語誰能深燭其隱微迨夫應對周旋
而綜核平生無所逃於聽聞之下人苟欲辨已忘孰得竊窺其宥

容迨夫往來贈答而敷陳大旨即可見其志趣之真若是乎知人之必由于知言也奈之何有不知言者意氣雄豪之士每自炫其聰明謂人可一望而知又何待其有言也而豈其然哉夫言者心之聲也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心本藏于難測惟言足以露其端而不知言者茫無依據也猶妄兼鑒衡之不爽夫固勢所必無者矣性情拘謹之徒空自託于慎重謂人未可一旦而知非徒恃其有言也而豈其然哉夫言者身之文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身不必其懸殊惟言足以見其概而不知言者中無決擇也欲漫分流品于羣倫夫固理所必無者矣間嘗流連方策而慨然于古人之立言也讀太甲而識伊尹之保衡讀無逸而識周公之篤棐使當日散逸無傳雖欲緬想其人而苦於言之無可考不幾泯滅而不彰乎人之即言可見者類如是也倘入耳而漫不經心將何以為考鏡之資焉又嘗周流列國而穆然于名流之出言也趙衰之舉郤縠以亟聞其言叔向之識嚴明以一言而善使當日緘默不宣雖欲汲引其人而限于言之無可證不幾抑塞而無聞乎人之因言而著者固如是也彼習聽而疎于明辨將何以為藻鑒之準焉知人則哲自古為難以言為憑庶幾不謬究之言

亦未易知也吾願學者之孳孳於窮理焉耳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原乎幾之初動有昭然不少昧者焉夫曰隱微則無形之可指也然而見顯莫甚乎此不可靜驗夫幾之初動時乎且夫人藏其心固不可以測度然此特言乎在人之心非所論于在己之心心之在人者雖智者不及知心之在己者雖愚者不稍昧正不得謂念慮甫萌欲辨之而無可辨也君子之戒懼固已密其功於不睹不聞矣大抵不睹不聞之處寂然不動初無朕兆之可窺若夫未睹而已有欲睹之幾未聞而已有欲聞之幾則不得謂之非隱不得謂之非微也共睹共聞之地習焉不察轉虞意見之或淆若夫不

可睹而不啻已有所睹不可聞而不啻已有所聞則不可謂之非見不可謂之非顯也隱每伏于人所不及覺旁觀者謂為不見則誠不見矣而要不可以律已也一意之頓起已為洞悉其源流一念之方萌已為深明其梗概古今來作聖作狂其相背而馳者每于隱兆其端又何待聖狂之既成乎則是天下之最見者莫有過乎此者矣微每處於人所不及窺局外者以為不顯則真不顯矣而要不可以誣已也一端之或露早已自判其是非一事之將行早已自明其得失古今來從理從欲其分途而往者胥于微呈其概又何待于理欲之既判乎則是天下之至顯者莫有甚乎此者矣將謂見與顯之自有其時而不必于其隱不必于其微正恐幾不可遏而或為邪曲所動搖或為物欲所牽引反奪其本志之清明雖欲求其見顯而不可得矣蓋隱微者如水之源而後此皆其支流也將謂隱與微之未足為憑而別求其所見別求其所顯正恐幾不稍留而或游移于事勢或倚托于變通適啟其中情之回護即未嘗不見顯而不暇顧矣蓋隱微者如木之本而後此特其枝葉也君子是以慎其獨而盡體道之功不使有須臾之離焉

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求道者當循其序可比類以相觀也夫邇也卑也遠與高之所托始也觀於行者登者不可見求道之有序乎且夫道之費也存一遠之見則遠莫遠於此矣存一高之見則高莫高於此矣雖然道何嘗絶人以高且遠哉其至遠至高之理即寓諸不高不遠之間人第知盡道之量者夐乎不可及也而不知所以不可及者其來有自然則求道者當何如哉道貫六合而能包涉獵者難得其指歸淺嘗者莫窺其底蘊望而未見不勝其徒思莫致之情道與三光而並著取攜者莫窮其梗概攀援者難造其精微勞而無功亦

徒有欲從末由之嘆若是乎求道之難也雖然亦何難之有不見夫行遠者乎步趨於平易之途涉一程猶有一程以相待即再涉一程焉而相待者正不少也何其遠哉顧遠不始于遠也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遠不同而致遠之自則同夫固必自邇矣求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見夫登高者乎仰跂夫崇隆之象麽一境始有一境以相引即再麽一境焉而相引者正無窮也何其高哉顧高不始于高也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高不同而致高之自則同夫固必自卑矣求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且夫行與登不可獵等而進也亦不可半塗而廢也詰力之所臻原有分數可量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固難于强求也苟薄卑邇而輒思高遠則行者雖有無人之質苦于多所阻而不能通登者雖有好勝之心限于無所藉而不可即必也稍安毋躁正心泯而助心忘由邇而至于遠由卑而至于高其中不期然而然之故惟深造者自得之耳功修之所到豈有時日可期絲絲而積之黍黍之固無容退縮也苟畏高遠而狃于卑邇則執邇以為遠自不堪還質于羣倫執卑以為高亦不可默証于一已必也日進無疆怠氣斂而勇氣作圖遠而從事于邇務高而從事于卑其中莫之致而致之處惟有志者自悟之耳求道之功固可罕譬而喻也太甲

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殆同此意也夫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述詩之詠鳶魚者其飛躍可共見焉夫飛戾天躍于淵鳶魚之性原如是耳不可徵諸詩之所云乎且夫盈天地間皆物也物莫不有所知此之所知不必同于彼之所知而自成其知物莫不有所能此之所能不必通于彼之所能而各見其能淺見者習焉不覺往往淡泊以相遭而不知古人遇物流連固有不能漠然置之者莫載莫破道之費何如乎吾不禁有會于旱麓之詩矣想其統覽夫四時之變化無端而潛者見無端而屈者伸寧有一物之或遺者而取諸當前不覺稱名之小抑其曠觀夫萬彙之紛紜耳得之

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夫固悉數而仍留者而類堪約舉不誇格物之多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長林豐草之中鳶乃生焉寧僅同雞之棲于塒燕之巢于幕乎則見其飛也鼓翅奮翼飄搖乎高翔是其不飛則已飛則未嘗不戾天也夫鳶豈必欲戾天哉而率性以往雖欲不傳于天而不能矣芳草碧溪之際魚乃聚焉豈必如龍之見於田鼉之能為梁乎則見其躍也在藻依蒲優悠乎自適是其不躍則已躍則總不離于淵也夫魚豈有意于淵哉而任天而動雖欲不狎于淵而不得矣天下最無知者莫如物而鳶知飛魚知躍不可謂非知也第鳶知飛矣而不自知其所以為飛也魚知躍矣而不自知其所以為躍也隨其意念之所到欲飛則飛而已欲躍則躍而已其他又何知焉天下至無能者莫如物而鳶能飛魚能躍不可謂無能也第鳶能戾天矣而鳶則忘其何以能戾天也魚能躍淵矣而魚則忘其何以能躍淵也因其情性之所分戾天者不能躍躍淵者不能飛不必備其能焉蓋物本無心一動一靜不過自率其常而詩非虛語一物一名固已略陳其槩詩何言乎言其上下察也不可以証道之費乎

子路問强

惟勇足以配知仁而問强者可記矣蓋勇貫乎知仁之中而中庸無不可能矣第勇亦未易言也曷不觀諸子路之問强乎且夫中庸之道其必知仁勇之達德皆全而後能體此固非强有力者所得而幾及也雖然强亦曷可少哉人而不强則舉所當知當行之理恒不免有畏難之思亦可見知與仁之重恃乎强也吾不禁穆然于子路之問强矣具兼人之質意氣本越乎恒流浮海而不以為難敝袍而不以為恥想其風采固堪為吾道之干城擅好勇之稱磊落原由于天性為國而其言不讓力行而惟恐有聞綜厥生

平孰不謂吾黨之畏友是則强者子路之本量而問之夫子則何也蓋其目擊夫巽懦者流每遇事變之來或不勝外物之震驚或不免中情之消沮莫退莫遂動輒得咎也夫天既授人以才力聰明天下事何一非我分内者奈之何瞻前顧後徒藉口于敬慎不敗也哉古今來志念安于隱忍功名敗于遲疑皆此不能自强者階其厲耳故問之以求夫强之梗槩焉抑其深嫉夫畏縮之輩試以重大之任或竟為半塗而遂止或有時袖手而旁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也夫我方將超乎什伯庸衆天下事何一可以讓人者奈之何左支右詘徒致嘆夫欲從末由也哉古今來德業成于果確忠孝發于艱貞無非此臻于日强者伸其志耳故問之以審夫强之標準焉間嘗觀于學問而知强之不可少也禮樂詩書之在御古人之貺我良深而不强者輒思自畫也望道岍而不能登任物交而不能却安見可與共學乎故當其請益從容而想見脫劍從遊之度又嘗觀于事功而知强之尤為要也蒐苗獮狩之有經司馬之治兵方肅而不强者何以作氣也當大事而蕩其心臨大敵而避其舍豈非不成丈夫哉故即其情深商確而早露行軍誰與之懷此子路之所以問强歟迨觀夫子之示以當强而知中庸之所由能恃乎勇貫乎知仁之中也

子曰文武之政

論政而遠溯周王聖人引君以法祖也夫政必期于盡善則文武為最著矣夫子因哀公之問而念及之豈非望公之法祖乎嘗思吾夫子志切從周舉凡禮樂文章無一不遵守時王之制而一變至道重有望于魯君焉兾幸其克紹箕裘仰承先志也故即偶然酧對忽觸其慕古之深心而慨想前徽不覺神往于有周開國時矣日者哀公問政夫子正告之曰君欲知政耶夫魯周公之國也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宏雅化于岐周自室家而遍及江漢望澤者興歌孔邇聞風者就養來歸此天下之所以共仰殊猷

也集大勲于牧野分左右而統馭要荒由舊者前代之良規維新者興朝令典此後世之所以咸欽大業也臣思文武不禁穆然于其政矣政必視乎其時我文武之時所處甚難矣雖六州歸化而而伐崇伐密猶有梗頑雖四海永清而多士多方尚煩文誥苟有一端之偏黨即不足以服人心乃政之所行不敢自為其風氣是蓋經二聖人之酌理準情以有此政也夫豈致疑于駁雜哉政必本於其德我文武之德不可勝紀矣緝熙之學問不懈于始終執競之精神每勤于夙夜則凡百度之弛張無不可以昭法守蓋政之所措惟期無愧于君師是可見二聖人之小心寅畏以有此政

也夫豈抱慚于闕略哉政莫隆于堯舜試思授時以命羲和庶績以咨岳牧朝野之成規何莫非勲華之睿慮此其政不已照耀千古乎不知堯舜開其先文與武引而伸之政尤見其推行盡利焉今即芳徽已渺而舊章足式猶如見作豐作鎬之初政莫盛于禹湯試思治化歸于忠質賞罰別其後先綱紀之整肅何莫非子姒之經營此其政不已卓絕一時乎不知禹湯建其極文與武修而明之政愈覺其斟酌盡善焉今即霸術方張而良法未湮願無忘丕顯丕承之緒蓋以善創垂善因之統耿光大烈自古為昭而以前事為後事之師王制周官于今尤烈方策所載可覆按也君盍

追維文武以繼前聖之極軌乎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
溯王政於周初即耕與仕可考也夫文王身不登明堂而所以治
岐者則王政也觀於九一世禄不已見立法之善乎今夫一代之
興所以創垂盛業者其規模良不苟也有以取為政者從其薄焉
有以予為政者從其厚焉今即風徽既渺而緬想宏猷覺農服先
疇士食舊德早令人神往於有周開國時也王今欲聞王政臣溯
昔者臣思文王矣王室而如燬矣鹿臺鉅橋任情以斂怨無聖人
出而振興之則不知獨夫肆虐將復如何乃自天眷西顧以來昭
事之小心每勤于夙夜緝熙之學問不懈于始終則本治一身者

以治一國而深宮斧藻布為經綸此治之所以盡善而盡美黎老而播棄矣世家大族相率以遜荒非聖人起而力挽之則不知穢德腥聞伊于胡底乃自顯于西土以後四方無拂國勢隆于邰邠萬邦作孚德敎洽于江漢則即治一國者以治一世而率土編氓皆吾胞與此治之所以不愆而不忘文王之治岐行王政也則試即耕者仕者觀之有無多寡之數在上者所不屑言則何妨賜復蠲租以示朝廷之寬大然而無是理矣國家吉凶賓嘉用惟其繁端藉閭閻之供奉顧或貪于取焉竭萬姓之倉箱以實一人之倉廩其何以勸耕者惟文王有九一之政無論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皆準以輸將焉岐之耕者不共享盈寧之樂哉非常破格之恩為君者所不當靳則何妨子繼弟及以酬俊乂之功勲然而無此典矣國家兵農禮樂官惟其稱豈容庸碌之濫邀顧或吝于與焉錄其祖父之勤勞而視其子孫之凌替其何以慰仕者惟文王有世祿之政無論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皆優于贍給焉岐之仕者何致有皂隸之憂哉此文王治岐之耕者仕者也而猶未已也請得而畢其說

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門人震驚齊相之功若未敢遽信可復焉夫孟子之所可自許者當自有在丑何以震驚管晏之功而輕量孟子哉且人將有所建立於當世必遠宗往哲克紹前勲斯不負君民之望也夫前人之事業原不禁後人之步趨惟是炳曜于寰區者斷非尋常才智之所能及則遥溯芳徽殊深極盛難繼之思也已若夫子當路于齊以大有為之人而處可有為之地新猷式煥勒鼎銘鐘固非在廷卿大夫所能比擬也不寧惟是即齊之先臣若國高若陳鮑碌碌無所表見亦不得同年而語殆惟夫子空先絶後矣乎雖然莫謂

齊無人也前之當路于齊者有管仲晏子夫管仲者管嚴之子也與名忽同為子糾傅鮑叔知其賢薦之桓公尊為仲父彼隰朋甯戚賓須無輩俱不足當其一盼焉若晏子者桓子弱之後以善交稱輔相四朝意念深矣常若有以自下者非徒解驂以贖至今傳為美談也此二人者豈純盜虛聲無所樹立者哉吾不禁穆然于其功矣嘗考管仲之功莫大于會葵邱伐山戎斬孤竹師名陵著有成勞昭然在人耳目間矣至于作內政而寄軍令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九合諸侯兵車不試施伯稱為天下才豈非預料其功之卓絕一世哉君子嘉其功未嘗不嘆媲美者之不可多得而以晏子為庶幾也試觀大宮之盟功在懲奸虎門之立功在衛國踊貴屨賤之對功在愛民豚肩不掩豆之祭功在節用以視管仲何多讓焉天下共仰管晏之功而不知管晏之所以自許者固如是也迄今日管仲遠矣晏子往矣九原之下既不可作其在朝有位之人誰復能接武前徽者吾夫子志切功名諒必讀牧民乘馬諸篇覽晏子春秋而深慕其人願為則效吾聞坐而言者起而行他日之勛猷不難懸度諸今日可與不可在夫子當必計之熟矣苟其可復許也則人將謂管仲晏子不啻復生齊之福也當路者之光也不然者企仰徒殷遜謝不敏古今人不相及何以雪處士虛聲

之誚哉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聖門無不義之言設疑辭以相質焉甚矣事之不近于義者斷非曾子所敢言也孟子故設疑辭以相質哉嘗思言語在四科之列聖門得與于選者莫不吐辭為經矣即不得與于選者亦莫不出言有章矣蓋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原未嘗妄抒其議論今雖風徽既遠而追念前言不得謂無稽之勿聽也如以仁義為可恃而自信無慊者曾子也曾子力于仁而娓娓言之曾子篤于義而侃侃言之世有震驚于勢分之隆而執人臣之禮以相繩者必將謂曾子之自高位置而輕視王侯也夫自高則不遜輕視則不恭不

遜與不恭之心合而不義之責曾子幾無可解免矣雖然亦思其言為何如言耶言每視乎其時此一時之言非彼一時之言也惟義是視故難固執而不變耳試觀大禹之戒虞舜傳說之訓高宗周公之告冲子雖各辭旨之不同而權之以義初無紕繆矣想吾曾子者神游于二帝三王之代則其言自無失言也夫豈不衷於往聖而徒滕其口也哉言亦因乎其事此一事之言非彼一事之言也惟義是從故能指陳之悉當耳試觀風有諷刺之文雅有箴規之什頌有揄揚之辭雖各章句之互異而揆之于義無或差池矣想吾曾子者沐浴于四始六義之中則其言莫非至言也夫豈不思乎輯懌而獨掉其舌也哉夫以芻蕘之是納也庸人之言一得可嘉矣況曾子為杏壇上之選者苟其不義當不出諸其口也而何以言之于彈琴詠風之暇乎彼王前抵掌專尚夫捭闔縱横者則誠不義之甚要非所論于曾子耳抑以著蔡之是奉也聖人之言萬世不易矣以曾子為尼山後之繼者如其不義當必存而不論也而何以言之于慕勢趨榮之日乎彼口給屢憎不顧夫顛倒是非者則誠不義之尤未可妄疑夫曾子耳蓋天下未有自處于不義而言仁言義藐視夫當世之富與爵者曾子之言是或一道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

門人昧不見之義而妄疑為小節焉夫孟子之不見諸侯義也而陳代以小節疑之豈知自守之斷不可苟乎且夫時至戰國希榮慕勢者流紛然並起大抵侯諸侯之門履諸侯之庭輒藉口于不羞小節矣惟吾孟子繼洙泗之遺徽未嘗先輕身于人故當時不獨外人議之即門人中如陳代者亦疑之曰吾竊有異于夫子之不見諸侯也夫子過都越國歷聘于齊梁原非若漠然無意于諸侯者自安其黜陟不知理亂不聞之素乃夫子稅駕停驂終疎于遇合若必欲矯然獨示以不見者自明其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之

心自代思之宜若小然古之時有守不見之義者耕于莘野之中而三聘未來優游而自適誠相傳為美談矣蓋亳主之求賢甚切方且以先覺先知之任更致其殷勤斯不必曳裾王前耳而此日之諸侯何如哉多忌多驕輒以處士虛聲為純盜而素絲良馬不復下逮于蓬廬目不覩成湯之景運而猶冀幸于三聘之來是迂也豈遂可爭光于伊尹耶周之先有高不見之節者釣于磻溪之下而後車未載寤歌而弗諼固共推為高致矣蓋周家之好士甚殷方且以非龍非彲之卜益切于登崇斯無俟抵掌君門耳而當世之諸侯何如哉挾富挾貴輒以朝廷體制為尊嚴而適館授餐斷難更期于列國生不逢周室之昌期而猶坐守夫後車之載是隘也豈遂能比烈于尚父耶或者謂世尚逢迎而邀榮遇我以硜硜之節愧之亦可以矯末俗第此惟泉石山林之士不求聞達于當時庶幾藉以鳴高耳乃夫子則斯世斯民情殷于寤寐而亦輕視乎東帝西帝之庭此固吾黨所共為太息者矣或者謂人好夤緣而求利達我以孑孑之義規之亦可以挽頹波第此惟偏長薄技之人不能建白于當世或轉託以藏拙耳乃夫子非一材一藝術短于匡時而獨表異于縱人橫人之列此又天下所迫為想望者矣王霸之略夫子所素裕曾何惜乎一見哉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大賢申明不見之義統人已以切言焉甚矣枉已者之即枉道也已則既枉而欲直人豈可得乎孟子之不見諸侯固宜且夫士君子將有所立于當世必先撫躬自問無一事之有歉于中夫然後正人心移風俗致其主于盛隆納其民于軌物恢恢乎宏此遠謨天下莫與爭能也苟妄自菲薄而欲立久大之功識者致慨于本實之先撥矣吾何以謂子言之過哉蓋子意中之直枉第明于多寡之間而昧于本末之故也懸擬直之可喜而不惜枉以相求結念方奢初不計旁觀之指摘明知枉之難堪而妄冀直以自慰一

慚可忍亦何有名教之防閑然則不必言尺也不必言尋也言人
已可矣亦不必言枉尺也不必言直尋也言枉已直人可矣規矩
方圓之度數誰能離其範圍蓋君子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即一舉
動之間未嘗少有所失而觀摩者將不令而行也夫貴人而讓興
尚技而藝興感召原為不爽則反是以觀而勸懲之不能行警戒
之莫能動不得謂人情之梗化也固有至理矣詩書禮樂之薰陶
誰不奉為模楷蓋君子身外無道道外無身即一朝夕之下未嘗
稍有所虧而傳誦者將聞風而起也夫作誓而始畔作會而始疑
智術豈容嘗試則因是以思而力無能格之學無能化之夫乃嘆

無本之不立也亦有明徵矣曾是枉已者而能直人乎斷斷乎其
未有也凡人責已則過寬責人則過嚴此固不足為法而枉已者
更何所望乎欲求備于羣分類聚之中而還念生平有難出諸口
者不覺中情之先餒于以見持身之不可不重也豈得謂情殷利
濟遂不憚曳裾侯門冀倖于事權之我屬哉凡人于已則少自知
之鑒于人則多灼見之明此固不可為訓而枉已者殆更有甚焉
欲高言夫摩義漸仁之效而回思出處有負咎于心者不禁詬厲
之叢生于以見立身之不可不正也豈得謂志切匡時遂不恥抵
掌王前自衒其畢生之所學哉吾之不見諸侯非不欲直人也謂

所以直人者在已已一枉而無以表率焉耳枉尺直尋之說何足道哉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徵降才於麰麥地與時固無殊也蓋麰麥之有種猶子弟之有才也不可證諸地與時之同者乎且夫降才之無殊也固可為子弟信之要不必執子弟求之蓋天以其全者予人即以其偏者予物物莫不資始于天而後此之栽培則恃乎地與時之各得焉正不妨通其意于植物也今夫后稷之教民也樹以五穀而麰麥居其一詩曰貽我來牟禮曰農乃登麥是麰麥固天降之嘉種也顧原其種于未降之前天得而主之而論其種于既降之後天不得而護之則試觀于為播為耰為樹焉蓋播則欲其疎也併者可分何

辭乎舉手耰之欲其密也藏而不露奚憚于荷鋤播種而耰即所以樹之也若是乎欲知麰麥其必觀地與時乎性燥者不可使居於汙下性濕者不可使居于高原夫麰麥固惡濕而宜于燥者也使其置諸塗泥之地誠棄此麰麥耳否則或為稍地或為甸地或為縣地或為畺地同一麰麥所宜布之地而已矣喜寒者不可使之以暖喜暖者不可使之以寒夫麰麥之種固耐寒而不待暖者也使其植于炎燠之時誠負此麰麥耳否則既不先時亦不後時既不奪時亦不失時同為麰麥所宜種之時而已矣第狃于時之同而不擇乎其地則雖月令有書悉奉農官之相勸而山林之內川澤之間即欲託根而無自要豈所論于其地同者哉第恃夫地之同而不循乎其時則雖大田在望自誇封殖之維勤而需則患遲躁則患早揆諸農事而已乖然豈所論于其時又同者哉浮然而生寧有不熟之患乎

王子塾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即事以核士之實大賢舉所尚以告焉夫既謂之士則其事不同于常人矣孟子以所尚明示之塾不可曉然于士之自有事耶且夫時至戰國桑戶棬樞之士往往役其志于卿相之尊而惟以揣摩為事蓋士之名則是士之實則非此其志尚可問哉乃若稽古好修身通六藝術廢于違時說者且以為迂疎而寡效則亦未觀其方寸中之所存有迥殊流俗者耳吾孟子繼洙泗之芳徽欲行道於天下得志則斯世斯民享其福不得志則儒冠儒服守其常此誠所謂士也乃周流列國戀戀于齊所遇王驩尹士淳于髡輩

皆不知孟子之心為何如心孟子之事為何如事吾黨既歷歷誌之矣若王子墊士何事之問又可異焉想其曠觀於清廟明堂之上任功分職莫不各有所司而士之所司安在哉置其身于局外而越俎為嫌不參末議則將疑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之為素食也抑其俯察於市廛郊野之間明動晦休無不各有所務而士之所務安在哉袖其手以旁觀而名世自居無所表見且將謂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之為虛語也且夫士之事未易言矣有一日之事焉晝而講貫夕而習復也有畢生之事焉愛其身以有為養其身以有待也有萬世之事焉為天地立心為生人立命也古今來德業炳乎旂常功名光於典策何莫非士之事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若王子墊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所見所聞域于孤陋何足舉士之事從容以詳告乎夫亦聊原其志而已矣高其識于曳裾抵掌之倫而獨成其門戶蓋此志不肯菲薄耳夫桓文襄穆之事業五尺羞稱而顧與縱人橫人營營於干進乎則雖黃金白璧貨取誠工不足邀純儒之一盼游其心于王佐帝臣之際而獨勵其姱修蓋此志自堪質對耳夫禹臯伊傅之規模千古媲美而顧以一藝一材沾沾於自喜乎則雖智名勇功偏長可用不能動修士之本衷然則人各有志而士獨能尚焉此其事

為何如事哉蓋在王子即事以相衡覺幼學壯行適成其迂濶而
在孟子本志以定論覺正心誠意卓絶于庸愚明其為尚志而塾
可無疑於士之事矣而猶未解也